人间真情

吃的记忆

◎苏永兴

吃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谓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与吃有关。久而久之，有关无关的，都与吃扯上了关系。当兵叫“吃粮”，出家当和尚叫“吃斋”，战事紧张叫“吃紧”，事情解决叫“吃定”，关中人见面打招呼直接问“吃了吗”。至于饥不择食、饕餮盛宴、因噎废食、大快朵颐、津津有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随着发展变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本意都与吃有关。

我这里要说的“吃”以及关于它的记忆，就是那个本来的“吃”，吃饭的“吃”。最早关于吃的记忆，来自父亲的讲述。父亲生于1926年，三岁丧父，五岁丧母，跟他的爷爷和姐姐过活。爷爷年过八十，姐姐长父亲两岁，因为家中没有壮年劳力，祖上传下来的二亩薄地只能租给别人耕种，微薄的租子显然无法喂饱爷孙三人的肚子，父亲和我的姑姑每天都要走上五里路，去岐山县城沿街乞讨，有时候要来的干馍都出了白色的小虫虫，拍一拍还得吃。我曾经问父亲，为什么不去乡下讨饭？父亲说，乡下人日子都不好过，关键还是狗多，打不过狗。

父亲说他最怕过年。也许是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关中的年俗那是相当隆重。腊八一过就有了年气，跟集采买，扫舍浆洗，蒸馍燻臊子，贴对联，一样也不含糊。岐山人更是讲究。腊月三十要敬神接先人，大年初一早上烧酒盘子臊子面，中午是四硬四软一热一凉的“十碗饭”，臊子面一定要吃到正月十五才算年过完了。但父亲的年过得太过悒惶，因为过年，饭是讨不成了。初一早上天还没亮，外面的鞭炮声早已响成一片。小孩自然是睡不住的，一声声叫他的爷爷：“爷爷爷爷，你听外面放炮哩。”而换来的是爷爷的厉声呵斥：“悄悄睡！”祖孙三人一直睡到日头偏西才起床，每人喝了一碗稀糊汤，这年就算过了。多年后，父母随我们兄妹进了城，生活自是衣食无忧。有年春节，面对着满桌子的好菜好酒，我问父亲，当年你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想没想过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父亲说，一直这么想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好！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和两个姐姐在岐山老家。听母亲说得最多的是怎么饿肚子，怎么吃不饱饭。特别是吃大食堂那阵子，大人如果不出工，就意味着一家人在食堂里吃不到饭。为了让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有饭吃，母亲坚持每天跟随村上其他劳力上北山割柴担柴，即便天阴下雨身体有病也不敢有一天缺工。母亲说，到位于深山的西方公社担柴，来回得走几十里，前一天晚上十点出发，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到割柴的星星沟黑水潭，往往人还没有上到神农山的前坡顶，出门前喝的那点稀糊糊早已消化殆尽，不由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到现在我也不能想象，以母亲不到一米六的个头，瘦弱的身躯，忍着饥饿，挑八十斤重的柴火走几十里地，得忍受多大的痛苦！母亲双腿的类风湿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后来我们姐弟长大成人后，虽多方求医问药，但收效甚微。可怜的母亲，为让自己的孩子少饿一回肚子，付出的代价竟是自己的健康！

转眼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已能记事，但记忆最深的还是与“吃”有关。那时农村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连年干旱，加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粮食接不上季仍是常态。有年春末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浓烈的旱烟味呛醒，昏黄的灯光下，烟雾缭绕，炕边放着半袋粮食，父亲一声不吭圪蹴在地上，一锅接一锅抽着廉价的旱烟，母亲则在一旁唉声叹气。第二天才听母亲说，家里快接不上新麦了，昨晚你爸到凤翔“鬼市”上买了半袋烟熏玉米，当时一上头，买得贵了，你爸后悔得一晚上睡不着觉。这事过去已经几十年了，但那个春末的夜晚，昏黄的灯光，呛人的烟味，父亲佝偻的身影以及因懊悔与不甘而扭曲的面部表情，依然印刻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那时候我上小学，校园一角是老师的灶房，每天排队放学时，总能看到下课早的老师已经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油泼辣子干面开咥了。我当时很纳闷：老师们并没有动手做饭，这一下课怎么会有饭吃？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此后好多年我都高度怀疑，自己当年之所以那么刻苦努力地读书，一定与这碗红艳诱人的干面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仍然与吃有关。那是一个秋收季节，生产队组织男女老少给高粱脱粒。经不住小伙伴的撺掇，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在衣服口袋和鞋窝里灌了高粱粒，到邻村换回了一大碗豆腐脑。正甩开腮帮子大吃之时，父亲回来了，我炫耀地说明了豆腐脑的来历，热情地邀请父亲品尝，满心期待着父亲的夸赞。不想父亲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目如寒剑，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我不吃，我嫌贼腥气得很！”说老实话，此后几十年，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豆腐脑，但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以及不容置疑、斩钉截铁的语气，连同那餐酸辣可口、美妙绝伦的豆腐脑，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我日后的做人做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科技发展，粮食丰收，人们再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反倒是控制饮食、变着法子减肥以及科学饮食、荤素搭配、光盘行动渐渐成了主旋律，见面“吃了么”的问候也变成了更加官方的“您好”。带孙子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为让小孩多吃一口饭，可谓煞费苦心，满院子追着喂饭的场景每天都在各个小区上演。每每给孩子讲起当年父辈们为吃饱肚子受的那些难场，女儿总是一脸狐疑，瞪着天真的眼睛问：“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3年仍有约7.33亿人面临饥饿，每11人中就有1人食不果腹。回望历史，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来也不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么？人们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也才是这几十年发生的事。现在每次去超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来自东南西北的美食，相信不少人与我一样又面临新的烦恼：今儿吃啥呀？

永远的父亲

◎刘玲

秦岭的雪白了山川，绿意又爬了上来，记忆的长河在岁月的褶皱里泛起涟漪，已过世三十多年的父亲，还时不时会在梦里与我相见。父亲是老共产党员，高个子，高鼻梁，清瘦的脸庞，浓密的一字眉下，清澈深邃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卡车司机，但在我心中，他却如同巍巍秦岭那般，令我敬仰……

记忆中父亲生活极其简朴。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几乎是他的标配，膝盖与袖肘处也经常是补了又补，但让父亲穿出了一种独特的时尚，丝毫没让人觉得违和。

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里，父亲活得像座沉默的大山。但每月发薪，父亲总会解开蓝布手帕，将浸满油渍与汗渍的工资悉数交给母亲，变魔术般从挎包取出铝饭盒——这是厂里每月补给的荤腥。馋猫似的我们总能欢天喜地打一顿牙祭，满足与幸福写满红扑扑的小脸。此时，父亲便会坐在井边的树荫下慈爱地看着我们，默默地抽着自制的烟卷，烟雾缭绕中，父亲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

父亲看似冷峻，却是我们心中的冬日暖阳，虽然他对子女的教育格外严格。姐姐小时候贪玩，有次晚上八点未归，被父亲关在门外罚站，又黑又冷的夜，混杂着猫头鹰的叫声，屋外的大姐被吓得哀号，但那以后，家里再没人敢违背家规。其实，那晚父亲也整夜未眠，他的视线不曾从姐姐身上离开。

父亲的柔情是抚平我童年伤痛的良药。八岁那年，我得了胆道蛔虫，差点没了性命。那晚，父亲连夜赶回，他把我抱在怀里，竟孩子似的呜呜哭起来，父亲清瘦的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犹如黑夜闪亮的珍珠，让我至今难忘……

过年的时候，常年奔波在外的父亲终于可以陪伴我们了。每年的年三十，妈妈和姐姐在厨房忙活，我和妹妹年纪小，便给父亲打下手——用抹布擦大门，在火盆上熬贴春联的糨糊。父亲用油漆把大木门和门墩子刷得油光发亮，我和妹妹则帮父亲套灯笼、装灯泡。

最让人激动的还是看父亲写春联。挂好红灯，油漆也干得差不多了，父亲便着手写春联，虽然父亲才小学毕业，但写得一手好字，因此贴春联的时候也常吸引邻里驻足观望。屋外大雪漫天，室内炭火正旺，我和小妹帮父亲摊开红纸，看他龙飞凤舞地奋笔疾书，一股淡淡的油墨清香混合着油漆味及厨房的油香，让人嗅到了浓浓的年味。墨干了，红红的对联贴上大门，厨房的干果也出锅了——豆腐片、肉丸子、炸鱼块、花生米……让人垂涎三尺。每一样出炉，妈妈都会让姐姐挑出一些，端过来，让我和妹妹、父亲尝鲜。围着熊熊燃烧的炭火，看着黑白电视，嚼着刚出锅的美味，幸福的气息在空气中蔓延！

在我眼中，父亲无所不能。初中那会儿，刚学串联与并联，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搞不懂。正巧父亲那天在家，他便领着我把屋里的电路看了个遍，用自己的理解给我认真讲解。刹那间，我竟然开窍了，那次物理测验，我差点得了满分。

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能开大拖拉机的人。后来，大拖拉机换成了绿皮大卡车，即使风雪交加，但凡车停在家门口，父亲必会委派我们姊妹轮班在积雪中看守他的“宝贝铁疙瘩”，即便冻得双脚直跳，睫毛沾满冰珠，我们也不敢疏忽。一次，父亲冒着暴风雨，一路泥泞颠簸，将大山深处一名素不相识的产妇平安送达医院，黑夜中，被雨浸透的蓝布衫贴在他的肩胛上，像面猎猎作响的旗。

父亲的自强不息更是令我敬佩。尽管人到中年，只有小学文凭的父亲却选择捧起《机械原理》，凭着日日夜夜的寒窗苦读，考取了工程师证。

天有不测风云。此后不久，父亲带徒弟出差，车子在秦岭发生意外，再也没有回来……那年，他刚过四十三岁生日，秦岭绵延的弯道吞没了他奔波劳碌的一生。

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卖豆腐的老汉送来他欠了父亲二十多年的十块钱，因为当年父亲偷偷垫付了他娘的医药费；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抱着父亲的遗像快哭晕过去，说要不是那年雨夜的相助，她和早产的儿子早成了乱坟岗的一团磷火……我们全家也哭成一团。

擦拭父亲遗物时，在工具箱底，我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党员守则》，泛黄的纸页间忽然飘落半片风干的萝卜片，这大概是父亲某次省下的荤腥被时光窖藏成的岁月琥珀。我欲伸手拿取，那萝卜片却成碎片。恍惚中，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雪地，捧着我熟悉的铝饭盒，盒中的荤腥与萝卜片依旧散发着儿时最熟悉的味道……其实，父亲一直未曾离我而去！我的泪水忍不住泛滥成灾……

生活是可爱的

◎贾炳梅

最近，我的笑点变得特别低，一首诗、一支歌、一段话，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嘴角上扬。季羡林先生多年前曾在《晨趣》一文中直言：“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自知没有先生那般的胸襟与情怀，却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点滴美好。

立春已过去一月有余，偶尔的微雨总在不经意间让气温骤降，而暖阳又带来春的气息。春天的脚步从容不迫，我们也应细细品味这美好的季节。有人说，要让心慢下来，让头脑得到休息，我深以为然。这世上没有什么人或事，值得我们自乱阵脚，乃至迷失自我。我享受这样的慢时光、慢节奏，喜欢心无旁骛地沉浸于那些微小却真实的喜悦与惬意之中，感受着生活的可爱。

一觉睡到自然醒，心中是满足与舒适。近一个小时的运动结束后，天已完全亮透。我来到阳台，推开窗，与初春的微风细雨相拥，互道早安。楼下棵棵白蜡树嫩绿初露，远处的秦岭在雨雾中显得模糊而神秘。虽然天色阴沉灰暗，却掩盖不住新一天的勃勃生机，我清晰地感受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清新与希望，今天已与昨日截然不同。

关窗转身，阳台上的盆盆绿植微微晃动着，似乎在回应我的喜悦。我对着它们轻言细语：“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哦！”那些青绿的枝枝蔓蔓似乎听懂了我的期望，若有若无地摇曳竟是如此婀娜柔美，让我欣喜不已。

从电饭煲里端出冒着热气的豆浆，我坐下来细细品尝，那温热甜香瞬间温暖了我的心房。我知道，这浓香的豆浆里不仅融合了黄豆、花生、大枣的味道，更蕴含了家人的呵护与关爱。就像我每天用心准备的饭菜，虽然看似简单清淡，但家人总能吃得津津有味，品尝出满满的幸福与满足。

我背靠着窗，喝着香甜的豆浆，听着手机那头传来的播客节目，心里开出一朵快乐的花。我想，无论是谁，只要我们以放松的心态去用心感受当下，必然能从生活的琐碎点滴中捕捉到一丝丝可爱与温暖，让自己的内心充满爱与希望。毕竟，冬天之后便是春天，毕竟，生活本身就是可爱的。